

第五編

·48·

民國叢書

第五編

·48·

文學類

上古秦漢文學史　柳存仁著

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著

中古文學史　劉師培著

唐代文學史　陳子展著

五代文學　楊蔭深著

上海書店

中古文學史

劉師培著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再版

每本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劉師培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影印

呂序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爲其漸近自然。』天下惟自然最美，人工修飾之物，總不如自然的有天趣，所以文章要貴天籟。但是自然之美，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加以人工修飾，又是勢所必至的。這個，正代表着自上古至兩漢文學發展的趨勢。

最古的文字，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或者亦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發見。我們所看得見的最古的文字，大約可分爲三類：一種是金石刻文，和尙書中眞正出於古書的一部分，這是散文。一種如老子之類，這是口訣。一種如詩經中較古的一部分，（詩歌的初起，其美是只在其音節的，辭句並無甚意味。而且往往三重四複，並沒有說出什麽話來，如詩經中之芣苢卽是。）這是詩歌。都是很質樸的。散文要到戰國策，歌訣之類要到易文言，韵文之類要到楚辭，才算較爲發達。（此以大體言，詩經中較後起的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內。大抵詩經中，風是較元始的，雅頌是較後起的。）這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事。秦漢之世，還是循着這個趨勢前進：散文如賈、鼂、董、司馬氏等，固然是意無不盡。詩歌出於較通文墨的人的，則由四言發展爲五言；其存於農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的，則爲漢武帝時所采的趙、代、秦、楚之謳，後人以其機關之名稱之，謂之樂府。

這時候的文章，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出口成章，並不加以修飾。然而經過一個時代，人工

的修飾，就要隨之而起了。這一個運動，使文字的數目，大大增加。又把一部分古語，代替了當時的言語，使言文漸漸分離。這一個運動，把文字的內容擴大了，卻使其趣味減少。

秦漢時代的字書，我們所知道的，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趙高所作的爰歷篇，胡毋敬所作的博學篇，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本有複字，後已被揚雄換去。）揚雄所作的訓纂篇，二千四十字。班固所作的十三章，七百三十二字。合計六千七十二字：現存的說文解字，則其都數爲九千三百十三，可見字數的逐漸增加。這種增加的字，果何從而來呢？我們試看東漢、魏、晉時崇尚古文學的人，每每嘗譏人家不識古字，如尚書僞孔安國傳序說：『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這固然是野言，然其說亦必有所本。篆隸之異，只是筆畫形狀，識隸書的人，斷無不識篆書之理。然則所謂時人不識古文者，與其說是字體的改變，還不如說有許多廢而不用之字，又給好古的人去搬出來了。漢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而揚雄傳說：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所謂有用，就是日常使用的，所謂奇字，就是不甚行用的，如現今所謂業經死去的文字了。這許多字，給做文章喜歡博洽和生僻的人，又通統搬了出來。然而還不止此。三國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說：『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可見當時好奇字的人，還有自造新字的。（當時好辭賦者，多稱其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等名詞中，必多新造之字。）把已廢不用的古字，通通搬了出來，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其所做的文章中，人

家不認得的字，自然多了。我們現在讀漢賦，生僻的字極多，就是爲此。這種趨勢，在做文章的人，除使人震驚其博洽，及感覺一種生僻之趣外，並無別種意味。

還有一種，便是所謂爾雅運動。雅與夏卽係一字。大概古代音讀之殊，以楚夏爲兩大宗，亦卽如今南北方言之異。因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古代的趨勢上，早就以夏言爲正。所以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孟子譏許行爲『南蠻鴃舌之人。』然而到漢代，所謂爾雅者，已非復近於夏言之謂，而爲合於古語之意。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史記樂書說：『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莽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這所謂爾雅，明明都是近古之義。雅字何緣有古字之義呢？顏師古說：『爾雅，近正也。』蓋初以雅言爲正，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義，其後改以古語爲正，爾雅之義，就從近正變爲近古了。在此趨勢之下，修辭造句，都可以古爲準，不顧其與口語合否，不但不以之自慊，而且還以之自矜，而言文遂漸漸分離。

言文的分離，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不過使人見了覺得有一種新奇之感。順此趨勢，遂有造句亦務求其特別的。譬如揚雄諫止哀帝拒絕烏珠留單于來朝書說：『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此中屠城，蹈壘，探壁，藉場，艾旃，拔旗，句句變換，以及犂庭，掃閭，雲徹，席卷等，都是有意選用的新奇可喜，富於刺激性的字眼，而句調亦極整飭，這都是有意為之的。這種文字，在當時大約惟懂得小學，而又擅長辭賦的人，乃能為之。『達而已矣』的文學家，都不能為。我們讀此等文字，亦未嘗不激賞其組織的精能，極人工修飾之美，然而比諸衝口而出，純任自然的文字，總還覺得其天趣的不如。文章最精微之處，在於聲調。聲調之美，無過於太史公，這大約是講舊文學的人，十之八九，可以承認的。太史公的文章，聲調之美，原因何在呢？我敢說全在其基於口語。我們讀古書，覺得在先秦時代，句子的冗長，無過於墨子，在兩漢時代，則無過於史記。（足與史記並稱的，其實不少。如王充論衡，其辭句亦甚冗蔓。）墨子書句子的所以冗長，即因其上說下教，只求人之易解，而不求其美麗之故。史記句子之冗長，是人人所知，其實已經鈔寫的人刪節過了。真正史記的原文，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還要冗長一些，試看史通點煩篇所引可知。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長，無疑的，乃由其按照當時的口語寫出。此等文字，在言文業經分離，行文力求簡潔之世，文學家怕多數覺得其該刪改的，不過拘於尊古的習慣，少有人敢繼劉知幾之後而言點煩罷了。然而文章筆調最美的，却亦出於史記之中。試看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卬、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1]此中『年十歲則誦古文』一句，崔觶甫史記探原疑爲後人竄入，我亦頗有同感。今卽置此等考據問題於弗論，而這許多句子之中，除『年十歲則誦古文，』『於是遷仕爲郎中，』『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故發憤且卒』數語而外，無一句不有地名。使有意於做文章之人爲之，其聲調豈復可誦？卽使勉强做到可誦，亦至多不至於棘口，要求誦之而覺其和諧宛轉，必不可能了。而太史公却能之。此豈其別有繆巧，不過卽本於當時的口語罷了。無論那一種語言，都有其自然的聲調，自然的聲調，無不和諧宛轉，曲盡其妙，爲學做文章的人窮老盡氣所不能至，此卽所謂天籟，此卽所謂自然，爲人工修飾所萬不能及。現在守舊的人，極力反對語體文字，而不知其所認爲最美，奉爲典型，終身學之而不能至的，正卽若干年前的語體文字；而現在的語體文字，過若干年後，其中精美的，亦必爲後人所欣賞，一如吾儕今日之於先秦兩漢之書，（但鄙倍者除去。此則古文中亦有鄙倍者，不獨白話也。）雖事非吾儕所能見，而理却可以預決的了。

然當時的人，讀了此等文字，不過如我們今日之視語體文字，或者淺近文言，並不覺其如何美妙，而其所視爲美妙的，倒是加以人工修飾，使之與自然相遠的。於是用字務求新奇，造

句務求齊整，遂漸形成漢、魏時代的駢文了。駢文初興之時，去口語尚不甚遠，未至完全不適於用。到後來愈離愈遠，不但不適實用，而且其所謂美者，亦實在覺得索然了。於是又有所謂划除浮靡的運動，而韓退之遂被稱爲文起八代之衰。上古時代，文學漸次萌芽，到東周西漢之世而達於極盛。其時人工修飾之弊漸興，亦即自然之文體漸壞。至文體之壞達於極點，而文學上之所謂美者亦全亡，只賸些人工修飾的部分，索然無生氣了。自上古至南北朝之末，文學的變遷，實具有佛法上成、住、壞、空四種相，而先秦兩漢的文學史，該括著其中的前三種。

此時期的文學史，是非在文學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不能做的。不懂舊文學不好，不懂新文學又不好。而且講到此時的文學，非略通古書義例不可，這又是不能不懂得考據的。要這三方面兼擅之才，却眞不易得了。而這一部書就是其書。內容讀後自然見得，無煩我的徵引了。

三十年一月五日於孤島，武進呂思勉。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第一課　概論

劉申叔編

物成而麗交錯發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惟是捈欲通矑紘實埏同偶類齊音中邦臻極何則准聲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單音所施斯適遠國異人書違頡誦翰藻弗殊侔均斯遜是凡音泮輕軒象昭明兩比物醜類泯蹟從齊切響浮聲引同協異乃禹域所獨然殊方所未有也

此一則明儷文律詩爲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

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論語曰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說則青白相比玄黃厝雜之謂也由語之說則會集衆彩含物化光之謂也嗣則洨長說文詁遣相詮成國釋名卽繡爲辟准而造字之基顧題正名之指文匪一端殊途同軌必重明麗正致飾盡亨綴光舒疾周旋矩規然後攷命物以極情性觀形容以況物宜故能光明上下旁措萬類未有志白賁而詭翰如執素功以該績事者也

此一則申明文詁俾學者顧名思義非偶詞儷語弗足言文

文區科条流衍萬殊董賈摛詞未均羨紬彥和綜律始闡音和清濁周疏間世斯睿後賢所闇古或未昭何則人性之能別聲被色而已聲弗過五而生變比音弗可勝奏色弗過五而成文不亂不可勝宣故舞溢在庭方員自形蕤賓孔和左鍾遐應因物而作或乘自然至若龍躁齊暉上下異昭笙鏞節律間代而鳴彰彩諧音率繇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緯文後賢截文以適軌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嬿黃裳六朝臻極晚近論文恆以後弗承前爲詬然六爻之位皆繇左右翦偶隆奇曷云成列況周晚玉藻前後遷延驟易夏收必乖俛仰至於律呂宮商雖基沈淪然錫鑾失和雖有金鞈樊纓末由昭其度雙璜錯鳴雖有韓鞍幽衡末由俯其娓故文而弗儷治絲以棼之說也儷不和律琴瑟嫥壹之說也

此一則證明齊梁文詞於律爲進弗得援後世弗逮程律之作上薄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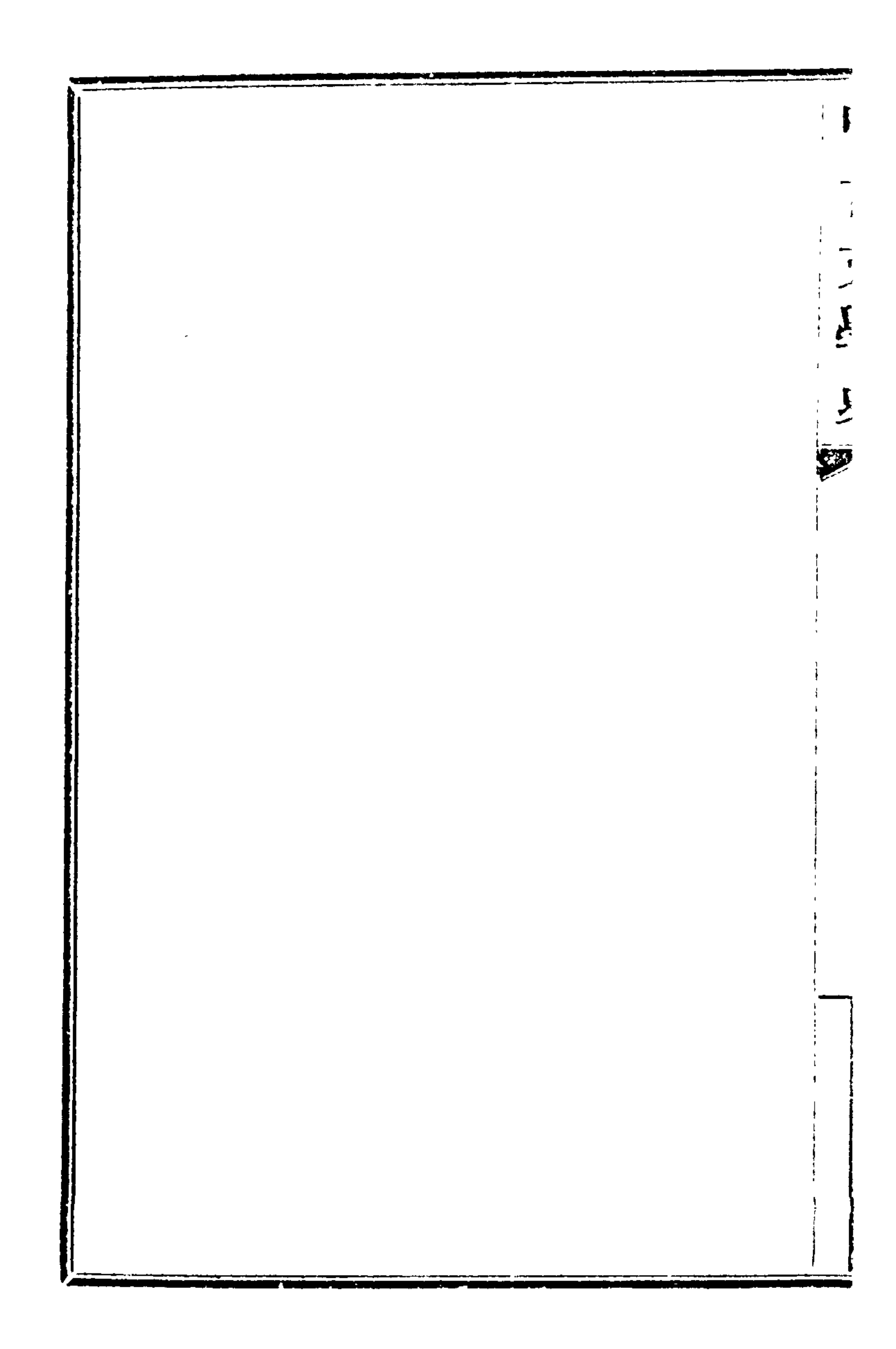
著誠去僞從質舍文兩詞類似旨弗同科世儒昝猶以質詮誠不知說而麗明物暌斯類明不可息冥升奚貞古入公門必彰列彩雜能是習不愆安禮火龍可賤於昔蔑闇夫蔑席之平素衣之燦猶必畫純鏤其華朱緯幃其禓況於記久明遠經緯天地者乎

孔崇先進旨主刺時故有質無文葛盧垂貶質果可復則是彪蒙匪吉虎炳匪孚子羽未可休棘成未足絀也又隋唐以前便章文筆五代而降桴類翕觀福禍在躬褻蒙衰裳之名士銅是飯因云雕俎可齊董仲舒有言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背厥眞此萬名民所由喪祭也

此一則詮明沈思翰藻弗背文律跡茅方姚之倫弗得以華而弗質相訾

文崇六代惟主考型若夫宣究流衍擇引緒耑習肆所及兩漢實先譬之大饗丹漆絲纊庭實旅陳斯蒲霙蘇兼昭貴本於禮有然庸傷關反況復嫺習雅故底究六籍揚馬張蔡各臻厥茂伐柯取則執一封越率迪衆長或庶幾焉

此一則明六朝以前之文必當研習



第二課　文學辨體

此篇以阮氏文筆對爲王特所引羣書以類相從各附案詞以明文軌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

北史魏高祖紀有大文筆馬上口授

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畢義雲集其文筆十卷

陳書陸琰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

陳書劉師知工文筆

陳書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

據上九證知古云文筆猶今人所云詩文詩詞確爲二體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據上一證知文之與筆弗必兩工猶今工文者弗必工詩也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今之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又云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案惠慧古通)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據上三證是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韻詞爲主無韻而偶亦得稱文金樓所詮至爲昭晰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梁書任昉傳尤長載筆

南史沈約傳彥昇工於筆

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命陵草之

陳書陸瓊傳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幷敕付瓊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據上六證是官牘史册之文古概稱筆蓋筆從聿聲古名不聿聿述誼同故其爲體惟以直質爲工據事直書弗尚藻彩禮曲禮篇曰史載筆孔修春秋亦曰筆則筆削則削後世以降凡體之涉及傳狀者均筆類也陸機文賦詮述詩賦十體弗及傳記亦其明徵

南史孔珪傳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雅有辭筆

據上二證均辭筆幷言辭當作詞詞與文同說文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周易乾文言曰修辭立其誠又繫辭上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修飾互文繫綴同情是詞之爲體迥異直言屈宋之作漢標楚辭亦其證也是知六朝之辭亦以偶語韵文爲限

梁書劉潛傳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梁書庾肩吾傳載脩文與湘東王論文曰詩既若此筆亦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杜甫集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據上五證均詩筆並言蓋詩有藻韻其類亦可稱文筆無藻韻唐人散體屬槪此類故昌黎之作在唐稱筆後世文家奉爲正宗是均誤筆爲文者也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據上一證是筆與詩文並殊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

據上一證是筆與論殊蓋筆主直書論則兼尙植指故賦文隸論於文於記事之體則否

合前列各證觀之知散行之體槪與文殊唐宋以降此誼弗明散體之作亦入文集若從孔子正名之誼則言無藻韻弗得名文以筆冒文誤孰甚焉又文苑列傳前史

僉問唐宋以降文學陵遲僅工散體恆立專傳名實弗昭萬民喪察因並辨之

第三課　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

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尙通倪倪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見楊賜蔡邕傳）下習其風益尙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今摘史乘羣書之文涉及文學變遷者條列如左

文心雕龍時序篇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

驢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邯鄲淳字元作子椒）德祖（楊修字）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晏）劉（劭）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于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案此篇略述東漢三國文學變遷至爲明晰誠學者所當參考也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刼恐太后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并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

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疫疾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摘錄)

附錄

衛覬傳覬字伯儒少夙成以才學稱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建安末河南潘勗黃初時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學顯

劉廙傳廙字恭嗣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並傳于世

劉劭傳劭字孔才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作昌言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于世

陳思王植傳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新論凡百餘篇

中山王袞傳能屬文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

王朗傳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

劉放傳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

蜀志郤正傳凡所作述詩賦之屬垂百篇

吳志韋曜華覈傳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于後

據以上諸傳可審三國人文之大略

魏志文帝紀評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强識才藝兼該

陳思王植傳評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王粲等傳評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

又云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文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淸鑒著

蜀志秦宓傳評文藻壯美

郤正傳評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

吳志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傳評薛瑩稱蕃弘博多通玄才理條暢邵機理淸要曜篤學好古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賀蕃一時淸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于曜而典誥不及也節錄

據以上諸評可審三國文體之大略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

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奇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不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明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案此篇推論建安文學優劣深切著明文氣之論亦基于此

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

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載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年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此篇據文選錄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駭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

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

又德祖答書亦云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怪駭于高視哉

案以上數書於建安諸子文學得失足審大凡

文心雕龍才畧篇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璩子應貞字)文理則臨

丹成其釆

文心雕龍體性篇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

文心雕龍風骨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案彥和所論三則於建安文學得失品評綦當

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案此節獨標氣質爲說與彥和所論文氣合

文心雕龍明詩篇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釆而推兩漢之

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案此節明建安詩體殊於東漢中葉之作

文心雕龍樂府篇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案此節明建安樂府變舊作之體

文心雕龍銓賦篇及仲宣靡密登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

文心雕龍頌贊篇魏晉辨頌鮮有出轍

文心雕龍誄碑篇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煩

綴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

又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文心雕龍哀弔篇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

文心雕龍諧隱篇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疑雅字而無益時用矣

又云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

文心雕龍論說篇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傳嘏王粲校練名理

文心雕龍詔策篇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疑有脫字)符命炳耀弗可加矣

文心雕龍章表篇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是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也

又云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

文心雕龍奏啟篇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即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

文心雕龍書記篇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爲詩矣

案以上各條於建安文章各體之得失以及與兩漢異同之故均能深切著明故摘錄之（魏人所作文集具詳隋經籍志茲不贅述）

又案建安文學實由文帝陳王提倡于上觀文帝典論選篇云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御覽九十三引）

又與王朗書曰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魏志文帝紀注）又作叙詩云爲太

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初學記十引此均文帝自述之詞也卞蘭贊述太子賦序亦謂沈思泉涌發藻雲浮

又案陳思王前錄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尙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藝文類聚五十五篇此爲思王自述之詞故明帝追錄陳思王遺文詔亦曰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又曰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魏志植傳是思王之文久爲當世所傳故一時文人興起者衆至於明帝雖文采漸衰然亦篤好藝文觀其以所作平原公主誄手詔陳王植曰吾既薄才至于賦誄特不閑從兒陵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公家語耳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案此誄不傳陳王答表則言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此爲明帝工文之證又高貴鄉公原和逌等作詩稽留詔云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魏志本紀此又少王提倡文學之證也故有魏一朝文學獨冠于吳蜀

又案魏代名賢于當時文學之士亦多評品之詞如吳質答魏太子牋曰陳徐應劉才學所著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文選 答東阿王書亦曰衆賢所述亦各有志 文選 均即七子之文言也又案陳思王王仲宣誄曰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文選 王傑阮文瑜誄曰簡書如雨强力敏成 藝文類聚引 魚豢魏畧武諸王傳論曰植之華采思若有神 魏志任城王等傳裴注引 亦均文章定論自此以外若陳思王與吳季重書云後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華瀏若清風 文選 殷褒薦朱儉表曰飛辨抗論足用華國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 明帝詔何楨云揚州別駕何楨有文章才 御覽八百五十七引 亦足補史傳之缺至若吳質論元瑜孔璋以爲不能持論 吳質答魏太子牋謂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魚豢論王粲諸子僅云光澤足觀 魏志王粲傳注引魚豢魏畧王粲陳阮路傳論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辨之儁也今覧王粲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勢異耳又曰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雖爲一時之言亦千古之定說也

又案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別文體其說不淆

如魏文答卞蘭敎云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魏志卞后傳注引）又陳思王上卞太后誄表曰臣聞銘以述德誄以述哀（藝文類聚十五）均其證也惟東漢以來讚頌銘誄之文漸事虛辭頗背立誠之旨故桓範世要論讚象篇曰夫讚象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人之所恥又銘誄篇曰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欺耀當時疑誤後世（以上二篇均見羣書治要）於當時文弊詮論至詳（其銘誄篇又謂誄諡乃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蓋謂誄文乃君上所錫不當私作其說亦與古合）蓋文而無實始于斯時非惟韻文爲然也卽作論著書亦蹈此失故世要論序作篇曰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羣書治要）文勝之弊卽此可睹故援引其說以見當時文學之得失亦以見文章各體由質趨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漢人惟爲已書作序未有爲他書作序者有之自三國始）

第三課　附錄

漢魏之際文學變遷既如上課所述矣然其變遷之跡非証以當時文章各體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今略錄禰衡以下文章十一篇以明概略

一禰衡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懸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鶩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文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幽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瞻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藝文類聚二十〇案此篇類聚所引似缺篇首數語）

二禰衡弔張衡文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尙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殞知已君其勿憂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六

案東漢之文均尙和緩其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實自衡始鸚鵡賦序謂衡因爲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知他文亦然是以漢魏文士多尙騁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坌涌 孔融薦禰衡疏語 此皆衡文開之先也 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啟故融之所作多範伯喈惟薦衡表則效衡體與他篇文氣不同

三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喩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强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汚池褻之者固以

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淸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選

案孔璋之文純以騁辭爲主故文體漸流繁富文選所載檄豫州檄吳將校部曲二文亦與此同文之由簡趨煩蓋自此始

四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于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並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淸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

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文選

五應璩與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飮翼于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

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淸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六陶丘一薦管寧表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歧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淸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羇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來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寗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

口幷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末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魏志寧傳）

案以上三文體雖不同然均詞浮于意足以考文體恢張之漸蓋東漢之文雖多反覆申明之詞然不以隸事爲主亦不徒事翰藻也

六丁儀刑禮論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

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樸質樸質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

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此段有誤文）

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藝文類聚五十四）

案東漢論文如延篤仁孝之屬均詳引經義以爲論斷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論始魏代名理之文其先聲也又類聚十一引王粲難鍾荀太平論二十引孔融聖人優劣論亦與此體畧同惟非全文

七劉廙政論疑賢篇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于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于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于見闇又況庸君之能覘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得于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直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戒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羣書治要

八蔣濟萬機論刑論篇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史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蒸子唉君孤己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羣書治要

案上二篇足稔魏代子書純以推極利弊爲主不尚華詞與東漢異

九杜恕請令刺史專民事不典兵疏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

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凉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鎮守自可專制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

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當患也三國志杜畿傳

十夏侯玄時事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權衡之機於下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台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

邦也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三國志玄傳此上係對之首篇志之所載尙有論官制及論文質二篇茲弗錄

案東漢奏疏多含蓄不盡之詞魏人奏疏之文純尙眞實無不盡之詞觀此二篇足稔大概

十一王肅請恤殺平刑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

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及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覇於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當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汚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

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魏志本傳

案此疏與前二疏同

又案文心雕龍諸書或以魏代文學與漢不異不知文學變遷因自然之勢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與建安以前有異此則研究者所當知也

第四課　魏晉文學之變遷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二派一爲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爲近者也此派之文蓋成於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鍾會之流亦屬此派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爲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摠采騁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爲近者也此派之文盛於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惟阮陳不善持論孔王雖善持論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論魏晉文學者昧厥遠源之所出今徵引羣籍以著魏晉文學之變遷且以明晉宋文學之淵源以備參考（凡論文學之變遷當觀其體勢若何然後文派異同可得而說）

甲　傅嘏及王何諸人

三國志魏傅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三國志嘏傳注引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世說新語文學篇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相得彼此具暢（案劉注引荀粲別注云粲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粲尙玄遠）粲與同嘏時善言名理者爲荀粲裴徽三國志荀彧傳注引何邵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即彧少子）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也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莫能屈（案世說注摘引此文稱荀粲別傳知別傳即邵所撰粲傳也）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自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此荀粲善言名理之證又世說文學篇劉注引管輅傳曰裴使君（即謂裴徽徽字文季曾爲冀州刺史）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世說文學篇亦曰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氏申之無已何耶弼

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此裴徽言言名理之證徽粲言理之文今鮮可考然清談之風實基於此蓋嘏粲諸人其辨理名理均當明帝太和時固較王何爲尤早也

文心雕龍論說篇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案嘏文載於魏志本傳者有征吳對難劉劭考課法各篇難劭攷課法語語覈實近乎名法家言是知嘏言名理實由綜覈名實爲基

又藝文類聚所引有請立貴妃爲皇后表皇初頌其才性論不傳

又案雕龍以嘏與王粲幷言藝文類聚所引粲文有難鍾荀太平論其詞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之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不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

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又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觀此二文知粲工持論雅似魏晉諸賢其它所著別有儒吏論務本論爵論亦見類聚諸書所引均於名法之言爲近魏志粲傳引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豈不信哉（王輔嗣爲王業之子業即粲之嗣子也知輔嗣其持論亦承仲宣之傳）

三國志魏鍾會傳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

尚書郎年二十餘卒裴注云弼字輔嗣

又曹爽傳何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摘錄裴注云爽字平叔

世說新語文學篇劉注引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又引文章叙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尙之

又引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三國志魏夏侯玄傳玄字太初少知名裴注引魏略曰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

三國志魏鍾會傳少敏慧夙成及壯有才數技異而博學精練名理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世說文學篇劉注引魏志作會論才性同異種於世

三國志會傳注引何邵王弼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

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中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出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

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摘錄）（案此傳多爲世說諸書所本世說劉注引魏氏春秋亦云（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所云論道約美即指老易諸注言）

案晏文傳於今者以景福殿賦（文選）瑞頌（藝文類聚）論語集解序爲最著其議禮之文有難蔣濟叔嫂無服論（通典）祀五郊六宗厲殃議（同上）論古之文有白起論（史記起傳集解）冀州論（御覽引）據世說文學篇則晏曾注老子後見弼注改以所注爲道德二論今已不傳其析理之文傳於今者有列子仲尼篇張注所引無名論其文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㠯言有名矣无譽者可㠯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㠯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遠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

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㠯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巳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㠯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无名之象由㠯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㠯自然運聖人㠯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徧㠯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觀晏此論知晏之文學巳開晉宋之先而晏立所持之理亦可悉其大略矣

又案弼文傳于世者今鮮全篇惟易注易略例老子注均爲完書其易略例明彖篇曰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處旋機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故舉封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又明爻篇曰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

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坻永嘆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擇其情不憂乖遠局明其趣不煩强武覩此二則可以窺輔嗣文章之略蓋其爲文句各爲義文質兼茂非惟析理之精也

又案王何注經其文體亦與漢人迥異如易乾卦三爻王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位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又復卦彖象注云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又何晏論語集解爲政篇百世可知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又里仁篇德不孤章注云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又子罕篇

唐棣之華節注云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而有次序可以見矣舉斯數則足審大凡厥後郭象注莊子張湛注列子李軌注法言范寧注穀梁其文體並出於此而漢人箋注文體無復存矣

又案玄之所著有夏侯子其遺文偶見太平御覽其肉刑論見通典樂穀論藝文類聚至今具存餘文詳本傳御覽所引別有辨樂論一則蓋與詞宗辨難之文也其一則云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和調災害不生亦以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可以調和陰陽蕩除災害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

又案會文傳於今者以擬蜀文平蜀上言本傳毋夫人張氏傳注本傳爲最著其御覽諸書所引別有芻蕘論與魏志所云道論或即一書隋志五卷其析論之文如魏志所載易無互體才性同異諸論今均不傳世說文學篇云鍾會撰四本論欲使嵇公一見劉注云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據劉說則才性同異論即四本論乃與嘏等同作復集合其義而論之者也會作老子注其逸文時見各家所引

乙　嵇阮之文

三國志魏王粲傳阮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裴注籍字嗣宗）

案魏志以才藻豔評籍最爲知言籍爲元瑜之子瑜之所作如爲曹公作書與孫權諸篇均尙才藻多優渥之言此卽籍文所自出也

嵇叔良魏散騎常侍阮嗣宗碑曰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廣文選○揚愼丹鉛總錄以此文爲東平太守嵇叔良撰是也或作叔夜撰非是）

臧榮緒晉書曰籍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文選五君詠李注引）

案籍才思敏捷蓋亦得自元瑜世說文學篇謂魏封晉王爲公備禮九錫就籍求文籍時宿醉書札爲之無所點定足與臧書之說互明（劉注引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弘致）

三國志魏王粲傳時有又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裴注康字叔夜）

案魏志以文辭壯麗評康亦至當之論

三國志注引嵇喜所撰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善屬文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著養生篇撰

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摘錄

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案世說注諸書所引有嵇康集目錄太平御覽引作嵇康集序

御覽引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矣

案李氏以論推嵇明論體之能成文者魏晉之間實以嵇氏爲最

文心雕龍體性篇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案彥和以響逸調遠評籍文與魏志才藻豔逸說合蓋阮文之麗麗而淸者也以興高采烈評康文亦與魏志文詞壯麗說合蓋嵇文之麗麗而壯者也均與徒事藻采之文不同

文心雕龍時序篇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

案彥和此論蓋兼王何諸家之文言故言篇體輕澹其兼及嵇阮者以嵇阮同爲當時文士非以輕澹目嵇阮之文也即以詩言嵇詩可以輕澹相目豈可移以目阮詩

哉

文心雕龍才略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案此節以論推嵇以詩推阮實則嵇亦工詩阮亦工論彥和特互言見意耳

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明詩篇又謂叔夜含其潤

案嵇阮之文豔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嵇文近漢孔融析理綿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漢禰衡託體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異之點也至其爲詩則爲體迥異大抵嵇詩清峻而阮詩高渾彥和所謂遙深即阮詩之旨言非謂阮詩之體也

又案鍾氏詩品謂阮籍詠懷之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會於風雅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又謂康詩露才頗傷淵雅之志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與彥和所評相近亦嵇阮詩體不同之證也要之魏初詩歌漸趨輕靡嵇阮矯以雄秀多爲晉人所取法故彥和評論魏詩亦惟推重二子也

又案阮氏之文傳於今者有東平賦首陽山賦鳩賦獼猴賦清思賦元父賦大抵語

重意奇頗事華采其意旨所寄所爲大人先生傳其體亦出於漢人設論（如解嘲之屬）然雜以騷賦各體爲漢人所未有若文選所錄爲鄭冲勸晉王牋詣蔣公奏記辭辟命文雖雅健非阮氏文章之本色也其論文傳於今者若通老論諸文今均弗完惟見御覽諸書所引其見於明人所刻阮集者（阮集附志十三卷今其存者僅矣）有通易論達莊論樂論三篇通易綜貫全經之義以推論世變之由其文體奇偶相成間用韻語達莊論亦多韻語然詞必對偶以氣騁詞樂論文尤繁富輔以壯麗之詞（如首段云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性作萬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師奏之圜丘而天神降奏之方岳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和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

阮氏之文蓋以此數篇爲至美別有答伏羲書一書亦足窺阮氏文體之概略其詞曰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㠯暢迹促節則無間足㠯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

瞻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員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尙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蟠浮入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冏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于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荒從容與道化同遊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刑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閑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腠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惱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諭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此文亦阮氏意旨所寄觀其文體餘可類推

又案嵇氏之文傳於今者以琴賦太師箴爲最著別有卜疑（文仿卜居）家誡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其文體均變漢人之舊論文自養生論外有答向子期難養生論釋私論管蔡論明膽論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答某氏難宅無吉凶攝生論（本集作答張遼叔）析理綿密亦爲漢人所未有（嵇文長于辨難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其所著聲無哀樂論文詞尤爲繁富今摘錄其首節其詞曰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種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

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㠯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㠯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㠯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㠯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㠯甘苦爲稱今㠯甲賢而心愛㠯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㠯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㠯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㠯情感爲主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又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曰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㠯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㠯嬰其心制其名分㠯檢其外勸學講文㠯神其敎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

之塗故犇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續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

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口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觀此二文足寄嵇氏論文之體矣

又案魏晉文章其文體與阮氏相近者爲伏義答阮籍書（見明刊本阮嗣宗集○義字公表）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見明刊本嵇中散集○遼叔此文與阮爲近）劉伶酒德頌（見晉書伶文惟傳此篇世說文學篇以爲意氣所寄）嵇叔良阮嗣宗碑（此文蓋仿阮文爲之）其與嵇氏相近者厥惟向秀一人向氏論文其傳於今者雖僅難嵇氏養生論一篇（見嵇中散集）然其析理綿密不減嵇氏諸難（隋志有向秀集十二卷知向氏之文六朝之時傳者甚衆然其所工蓋尤在析理一體據世說言語篇注引向秀別傳謂弱冠著儒道論世說文學篇又謂向秀于莊子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郭象竊爲已注是今所傳莊子注多屬向氏之書也）自是以外若李康運命論曹元首六代論雖較漢人論體爲恢然與嵇阮所作異也

又案嵇阮學術文章其影響及於當時及後世者實與王何諸人異派據世說文學篇謂袁彦伯作名士傳劉氏注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爲竹林名士裴楷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此即嵇阮諸人與王何異之確證也迄於西晉一時文士蓋均承王何之風以辨析名理爲主即干寶晉紀總論所謂學者以莊老爲宗談者以虛薄爲辨者也故史冊所載當時人士或云通老易老莊如王衍妙善玄言惟說老莊爲事（晉書王衍本傳）裴楷特精易義（世說德行篇注引晉諸公贊）阮修好老易能言理（世說文學篇注引名士傳）謝鯤性通簡好老易（文學篇注引晉陽秋）郭象能言莊老（世說賞譽篇注引名士傳）庾敳自謂老莊之徒（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是也或以理識相高如滿奮清平有識（世說言語篇注引荀綽兗州記）閭丘沖清平有鑒識（世說品藻篇注引荀綽兗州記）樂廣沖曠有理識（世說言語篇注引虞預晉書）劉漠以清識爲名（世說賞譽篇注引晉後略）楊毖清平有貴識（世說品藻篇注引兗州記）是也或以善言名理相標如裴頠善談名理（世說言語篇引王衍語○注引兗州記）王濟能清言（世說言語篇注引晉諸公贊）裴遐少有理稱（世說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以辯論爲業（文學篇注引鄧粲晉記）王承言理辨物但明旨要（世說品藻篇引江左名士傳）王敦少有名理（文學篇注引敦別傳）蔡